

春节返乡是否需要隔离？如何保障好就地过年？

新华社北京 1 月 17 日电(记者 魏玉坤)临近春节,国内疫情呈零星散发和局部聚集性疫情交织叠加态势,常态化疫情防控压力较大。那么,今年春节返乡是否需要隔离?回家路上要注意什么?就地过年有没有保障?

春节返乡需要隔离并做核酸检测吗？

劳作一年后,春节返乡与家人团聚是很多人的心愿。但眼下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各地的返乡政策也各不相同。

记者梳理多地政策发现,中高风险地区人员春节返乡,多需要集中隔离并进行核酸检测;低风险地区人员春节返乡,多需要报备且持健康码绿码。

北京、天津、沈阳、合肥、武汉等多地明确,中高风险地区人员春节返乡,需要集中隔离并且进行核酸检测。比如,中高风险地区人员前往北京,需要集中隔离 14 天并且进行核酸检测;前往合肥,需要集中隔离 14 天、进行 2 次核酸检测;前往武汉,需要集中隔离 14 天,并进行 2 次核酸和 1 次抗体检测。

针对低风险地区人员春节返乡,全国各地也提出了明确防疫要求。北京要求,低风险地区人员需在“京心相助”小程序或 App 上进行个人信息登记,与所在社区和单位提前联系;武汉要求,低风险地区返乡人员,需持 7 天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体温正常且持

健康码绿码和通信行程卡;上海、南京、贵阳、昆明等地明确,只需持有健康码绿码、体温正常就可通行。

“要把疫情防控放在今年春运工作的首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连维良在日前召开的全国春运电视电话会议上说。

记者采访有关专家表示,为做好春运疫情防控工作,输出地和输入地相关部门应提前建立好畅通的联系沟通渠道,并做好应急预案。此外,要让防疫措施更有温度,比如采取多种渠道,方便老乡们知晓在哪儿做、怎么做核酸检测,以及发烧咳嗽时去哪儿看病等,让大家过个好年。

回家路安全顺畅吗？

今年春运是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第一个春运。“回家路安全顺畅吗?”“个人应该注意些什么?”一时间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刘小明表示,交通运输部将积极配合人社、文化和旅游等部门做好相关工作,聚焦客流行前引导和管控,加强运输组织,科学调配运力,切实推动做好削峰控量工作。

“增加客运场站及交通运输工具消毒通风频次,落实飞机、列车、长途客车、重点水域水路客运等交通运输工具实名购票、对号入座,严格执行测

温、戴口罩、‘一米线’等防护措施。”刘小明说。

此外,针对一些地区防疫健康码不互认、降低人员通行效率,并有可能因扫码查验造成人员聚集的问题,今年春运期间健康码将全国互认。

回家路上如果出现突发疫情,引起交通管控、客流突变时,该怎么办?刘小明表示,各地将围绕运输组织、安全应急、防控措施、客流研判等,提前制定应急预案,并切实加强应急运力、保障队伍和防疫物资储备,确保运力安全可靠、防疫物资正常运转。

从各地的防疫政策看,认真进行体温监测、全程佩戴口罩是回家路上个人防护“标配”。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建议,在春节期间少聚集,没有特殊情况尽量不要安排外出旅游,坚持戴口罩、勤洗手、勤通风,不能像国庆一样流动。

如何保障好就地过年？

“今年过节不回家,待在公司挣钱花”“与其返乡隔离十四天,不如留下多赚四五千”,面对严峻复杂的疫情防控形势,就地过年成了今年过节的一种选择。

“理解当前疫情防控难处,就地过年也是为了老家父母亲朋的平安。”29 岁的湖南人王京选择在北京过年,这将是她首个在外地度过的春节。

据记者初步统计,目前全国有超 25 个省份倡导“就地过年”,和王京一样,很多人响应了政府的倡议。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文新介绍,今年春运节前车票的预售较往年同期下降近六成,预计全国铁路春运客流将下调至 2.96 亿人次。

就地过年背后是为了疫情防控,放弃与家人团聚的付出与贡献,值得珍视。为此,各地各部门也拿出了实招,让留下来的人们感受到“年味”。

国家发展改革委要求,确保节日期间商场超市运营正常,物流设施运行正常,生活物资生产企业开工正常,多措并举保障重要民生商品供应和价格总体平稳;

浙江、福建、广东等省部分地市提出鼓励企业采取发放“留岗红包”、改善就餐条件、安排文化旅游活动等措施,企业正纷纷积极响应;

疾控中心将通过流调为市民营造安全活动空间……

在保障好就地过年之外,部分地区也正在细化措施方案,全力帮助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特殊群体安心、舒心地过好年。

有关专家表示,要保障好春节期间坚守者尤其是涉及卫生防疫的特殊群体的生活,对这些默默付出的凡人英雄,应提早安排,把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做实做细,让他们在岗位上过一个温暖的春节。

(接上期)

我想,在那个漆黑寒冷、大雾弥漫的棉田边,杨大秘又惊又怕又兴奋的心情是能够理解的。

但随着月清嫂的讲述,我对杨大秘的举动就不能理解了。

拾棉花的日子一天天平静地过去了,杨大秘静静地看了几场棉花地里的激情大戏,她不动声色的等待一个时机。终于,还有十多天就要回家了,老板已给他们分发了返程的火车票。

那晚,还是在那个寒冷的棉田里,杨大秘及时地出现在那对野鸳鸯面前。她对忙活一天的鸳鸯说:“你俩要是把棉花钱分我一半,这事我就烂到肚子里,回家跟谁也不说。”那嫂子和男人都连连点头。

下雨天,不出工,那男人趁机到集镇上,揣回一把崭新的大片斧,还有一瓶啤酒和一包花生仁。

天黑透了,寒雾起来了,棉田里混沌一片。晚饭时,嫂子悄声对杨大秘说:“钱的事儿,咱到外边去说吧。”

可以想象,杨大秘跟着嫂子一路走向棉田时,心情该是何等愉悦。如果那对野

鸳鸯兑现一半工钱的话,那她一个人就能挣两个人的钱了,这可再好不过了。

三个人在棉田边蹲下,那男人摊开花生仁,打开啤酒瓶,说:“该回家了,咱们庆祝一下。”仨人举杯,杨大秘也喝了一杯,她问:“钱哩?钱咋说?”那人就转到她身后,用胳膊一勒她脖子,一斧子砍下去,杨大秘就不动了。那嫂子吓得连滚带爬地跑了。

那男人交代说,他把杨大秘的头砍下来扔进水渠了,作案的斧子也扔水里了。沾血的衣服鞋子,怕被渠水飘起来,就埋进了乱草窝。

公安人员在草窝里扒出了凶手的血衣和鞋子,在水渠里摸出作案的大片斧,只是杨大秘的人头始终没找到。沿着水渠找了几十里,还是不见踪影,只好把那具无头尸火化了,被家人带回了家,杨大秘以另一种方式回家了。

月清嫂说:“没几天就下了一场雪,那大雪片子飘得呼呼响,看不见天和地。人说,那女人的头,可能被过路的野狼吃掉了,她找不着头,有怨气。”

那嫂子被判了刑,那男人没多久就被枪毙了。问他



为什么要杀人,他说,杨大秘太贪心,她拿到钱也绝不会闭口的。他和那嫂子一商量,决定让她永远闭上口。

听完月清嫂讲述,我震惊得闭不上嘴巴。我说:“我想到出事地点去看看。”

月清嫂看看时间,解下做饭的围裙,说:“走,我带你去。”

从月清嫂家向西走,路过当年那个地老板家,向南一拐,眼前一大块棉田,一大群拾棉工在远处忙碌。月清嫂在地边停下来,用脚尖点着说:“就是这儿。”

这儿长着几簇干枯的杂草,与其它地方没什么两样,但这里却消失了一条生命,让远在平原的两个孩子没有了妈妈。我站在曾经被一个女人的血浸过的地方,第一次感觉人性中的贪婪和残暴是多么的可怕。

我低声说:“回家吧,杨大秘,带上你忏悔的灵魂回去吧。”

就这么看见一个小蜻蜓,银灰色的翅膀,银灰色的身子,像一架小小的飞机,在杂草和棉棵上起起落落。我惊奇,在中原从来没见过这么小的蜻蜓,还是银色的,还是在接近冬天的

寒冷秋末。

中午,我和月清嫂抬着大盆面条去送饭,姐妹们显然很高兴,端起大碗就吃,用筷子一挑,从左到右一吸溜,小半碗就下肚了。“指甲姐”挑起面条朝我挤挤眼,小声说:“沾老乡你的光,今儿还吃上面条了。你可别走啊,俺天天都能有面条吃。”

收拾好空盆回村时,“追梦女”李爱叶走过来说:“老板娘,白路根说想吃米饭了,哪怕一小碗也行。”

“指甲姐”说:“这孩子是南方人,吃不惯咱北方饭。俺两家是隔墙邻居,丈母娘整天嘟噜他。她媳妇对他好,整天给他焖米饭。”

我顺着李爱叶的目光望过去,一个瘦小的男青年,蹲在一个年长的男人旁边,正一根一根地吃面条,看那样子不是在吃,而是用门牙一段段地切。

来这里拾棉花的男人不多,这一老一少两个男人,干活吃饭又都默不作声,我就没能注意到他们。

但这个年轻人的名字我还是记下了,送完东西回来,我跨过棉垄,走进白路根。

(未完待续)

(此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